



时间的方位

■石泽丰

又到秋分，早晚气温明显低了，寒人。二十四个节气没有忘记反复轮回。

早晨起床推窗，风带着它无孔不入的本性，挤进屋中。院子里的银杏树，从立秋开始，叶子就已开始辞别枝头，让整个世界在一股惆怅的意境中升腾。树枝有些不舍了，日夜沉默着面对天空，任时间不停地卷席寒意。

到了这个时节，庄稼陆续回到仓廩，田鼠为过冬做着准备，大雁为寻求暖冬，跋涉千里万里向南飞行，它们之所有没有迷途，是因为心怀方位，这些坐标在代代相传。

昼夜更替，作息有常。时间虽然不语，但它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春种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。时间的界限到底有多清晰？草木知道，禽兽也知道。早晨，日光从东方开始泛白之时，鸟们开始飞离巢窝，侧掠斜飞，或觅食或嬉戏，待到傍晚，暮色四合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它们都知道家的方向，都会朝着家飞回。乡间，农家的鸡们不论钟点，只看天色。黄昏，或是在冬下午五六点，或是在夏季七点多，只要天快擦黑，鸡们会成群结队地归来，跺踏着黄昏，偶尔侧着头看看西天的晚霞，像是在重新审视这个世界，把悟出的道理埋藏在心间，待日光消尽，它们才有序地进入鸡舍。每当黎明，那些公鸡更是铭记着自己报时的使命。三更，它们会放开喉咙啼鸣。人与之相比，却常常犯糊涂，有时忘记了来路，忘记了初心，忘记了使命。

与那些反复死记硬背的函数公式比照，我更长久地记得亲历过后留在脑海里的印记——那是八九岁的年龄吧，我跟姑父一起到湖里去捕鱼。湖叫黄湖，湖面很大。白天，渔船驶至湖中，可以隐约地看见四周的村庄，但是要到夜晚归来，周围的一切都不见了，在我眼里，仿佛找不到一个可以上岸的参照物。然而，以捕鱼为生的姑父，却能在时间里找到方位。看夜间的天空，他以星月为坐标，精准航行，船头辟着水面，发出潺潺的水声。渐渐地，岸上的灯火近了，房屋也近了，家就在眼前。几十年如一日，姑父没有迷途过一次，他用心铭记着宇宙里看似没有的方位，准确地回到埠头，担着满挑子的鱼，回到姑姑早已掌灯的屋内。

“早晨起来，面向太阳，前面是东，后面是西，左面是北，右面是南。”人生最初的学堂里，老师就这样以儿歌的方式教导我们，这些，忘记不了。就像季节一样，定格在那里，无论经过多少年的轮回，都不会乱了自己的阵脚。

我始终认为，与时间走得最近的应该是那些小草，“一岁一枯荣”。初春来了，草从小处开始，怯怯地眺望着时间的方向，渐渐地浩荡起来，向深春走，在夏季里调皮，把乡村绘得诗情画意，这是季节赋予它们的天性。有人说，草是卑微的，我不这么想。草是伟大的，它的伟大在于它的生命力，即使斩草除根，它都不会服输，只要有土壤的地方，它都会有发生的机会，它在时间的方位看清了这个世界，它要把自己的虔诚还给清波暖流的岁月，与农人为伍。

父亲说过，农村是最能看清时间方位的地方。清明前后，栽瓜种豆；立夏栽棉花，谷雨种甘蔗；立秋养麦白露花，寒露养麦收到家；种麦到立冬，种一缸，打一瓮……这些坐标，铭刻在农人心里，永远抹不掉啊！他们年年耕种庄稼，低头锄禾，抬头望天，什么时候种什么作物，什么时候收割，一切了然于心。没错，这就他们心间的时间方位，一天都没有偏离过，所以大地之上丰衣足食才不是传说。

时间之上还是时间，时间之下是勤劳的农人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收获着五谷杂粮，在岁月的河床里，用粒粒饱满的粮食，滋养着每一个饥饿的胃，他们所企求的不是金玉重重贵，而是儿女辈辈贤啊！

晚稻还在勾头，地里的黄豆又黄了。

扯几株黄豆，找来干柴草，点火，噼噼啪啪，柴燃完了，“噍”的一声轻响，一缕诱人的香味从火堆钻出来。伙伴们不怕滚烫的灰烬，用树枝急忙扒出一个个豆荚，掰开，吹气，烫也不倒手，放入嘴里，嘎嘣嘎嘣，越嚼越香。嚼得起劲时，有人乘机抹灰，瞬间，众人皆成大花猫……我想起儿时煨黄豆，至今仍觉得好笑。

“金秋农事忙，闺女请下床。”八九月是农事最忙的季节，男女老幼都得早出晚归忙活起来。父亲是村里的民办老师，作业看到深夜，翌日清晨还得磨镰刀，帮母亲割黄豆。

沉甸甸的豆荚在丝丝缕缕的晨风里晃动，枯黄的豆叶儿悄无声息地飘落。父亲握着银月般的镰刀，凝视面前的黄豆地。他丢掉烟蒂，钻进地里，弓着腰，低下头，左手攥住豆秆，右手齐根拉镰，一刀一刀地收割，动作循环往复，豆秆应声倒地。父亲抱着豆秆，像抱着哺乳的婴儿，轻轻地往后放，一会儿，身后就是一摞。偶有早熟鼓胀的荚果自动裂开了嘴，一碰，豆子便耐不住寂寞蹦出荚壳，遗落在地里，就像久困于大山里的小伙，机会一来，便争着往城里跑。豆秆幼，筋力足，似杜荆硬韧，劲少，一镰还难以割断。一亩地下来，汗水已在父亲的背影印出斑驳的图案，硬朗的荚角在他粗糙的手背划下一道道印子。父

寒蝉鸣

■许 忠

晨起,天微亮,走在乡间的小道上,微风清凉.桂花的余香还未全然散去,淡淡菊香便开始四溢。道路两旁,野菊丛生,争相绽放,无人采,无人理,任其野蛮生长。鸟儿在枝头鸣唱,是为了唤醒还在贪睡的人呢?还是纯粹在练嗓子?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随着时间徐徐前进,视线越来越清晰。原来露水早已打湿了大地及草木,这在早晨的弱光里,整个世界显得很慵懒,直至朝阳驱散了山头的薄雾。劳作的农人,肩扛着农具,赶往田间继续昨日未完成之事。此时,我家的屋顶生出了炊烟,定然是母亲在为我准备早餐。

午后,艳阳高照,微风不再清凉,但吹得人舒服。后山那些枣树的叶片在逐渐凋落,村口那棵枫树却在等待红妆。枫树东边,橘树成林,硕果累累,是个丰收之年。果皮青中带黄,应是昼夜的温差正在赋予其甜度。枫树西边,是条河流,两岸被野菊侵占了。在这没有名气的地方,每日常有不少外地人专门到这垂钓。不知他们是喜欢这里呢?还是每日在这收获丰厚呢?没有人会告诉我答案。河流西边,是一望无际的耕地,刚收完稻子没多久,显得很荒芜,现正值种油菜的好时节,可见不少人在忙碌。来年春天,又会花满村庄。父亲突然路过,说我在城市里生活

衡阳名胜联

曹中庆

题衡阳雁峰联

雁落平沙不再飞，喜水色山光，江枫渔火；
峰藏胜景可常揽，咏琼楼烟雨，古寺钟声。

重修石鼓书院应邀题联

登楼阅古，纵观百代先贤任教，石鼓誉神州。仰唐筑黉庐，宋荣书院，明开学府，清出名流。恨狂倭毁作废墟，终难断湖湘文脉；

揽胜抒怀，俯瞰三江激浪飞舟，真情歌盛世。喜东吟彭馆，西咏船山，南对雁峰，北联双塔。幸今日重修彩殿，更弘扬华夏儒风。

题衡阳花药寺山门联

花香衡岳四时韵；
药礼湖湘千里春。

题衡阳岳屏联

岳山云水千秋韵；

屏画书香六合春。

题衡阳朱陵洞联

洞外山川，洞内诗千首；
心中翰墨，心头佛一尊。

题衡阳青草桥联

青云待我登，百家美酒壮豪情，情连胜地千秋景；
草地由花放，一片清香萦雁塔，塔贯崇桥八面风。

应邀题衡阳东洲船山学院大门联

东风宠丰桃花，千古书香浮宝岛；
洲渚承欢骚客，八方人杰仰船山。

题衡阳西湖联

西子弄箫，白莲韵染花千朵；
湖花如画，彩阁霞飞雁两行。

重阳修辞（组诗）

■胡巨勇

重阳帖

秋梦已深。一阙怀乡辞
从九月九的隐喻里出发
西风的推手，点亮
菊花高擎的盏杯与闪电

登高，望远。鬓角的茱萸
插活记忆的情怀
比脚步更沉重的是孤独
比思念更圆润的是乡愁

击掌而歌。心灵的高度
不拘东篱之下
把光阴饮下。浮名隐于樽杯
菊花酒的醇香
近不过九月初九这道门槛
声声雁鸣，淋湿
归去路

菊的修辞

形态千变。终是乡愁的胎记
落寞的枝擎着故乡入怀
阳光下晾晒的盏杯
盛满人间的孤独与烟火

谁动用了宋朝的月色
霜华擦拭秋天的颂歌
一枚菊的修辞
独卧南山，把光阴饮下

黄豆黄了

■陈学阳

亲依然理着头，似乎没有觉察到。他保持的姿态，像接生婆般认真，似信徒一样虔诚。身后的豆茬，整齐，匀称，利落。看来，父亲早在磨镰上下足了功夫，镰，该是锋利无比的。

快到上学时分，父亲才捆好豆秆，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跌跌撞撞挑下山，挑到晒场，摊开，一溜一溜地晾晒。鸡儿雀儿一下子围了过来，啄出青青肥肥的黄豆虫。倘若晒场堆满了或连下秋雨，母亲便把豆秆一把一把地扎好，用稻草绳连起来，让哥爬到屋梁，一排排往上挂，慢慢儿阴干。

收黄豆这一段时节，母亲总会割一些晚熟的豆荚，用红椒爆炒给我们下饭，咸津津黄乌乌的，软硬适齿，爽口开胃。

豆秆晒脆或阴干后，叶儿悉数掉尽，荚果像孕妇腆着肚子急待临盆。母亲找来连枷，一下一下拍打豆荚，豆秆在地的怀里旋转，翻滚。落在豆荚上的连枷声，起初清脆，悦耳，噼啪作响，随即就如蝉声渐渐消退，直至发闷。荚屑四处扑散，金黄圆润的豆粒如放学后的孩子，争先恐后从荚壳里脱了身，蹦蹦跳跳，跑得满坪都是，有的还弹到坪边、路旁，狗狗猫儿伸出毛茸茸的小爪，扒追着玩。母亲愈拍愈快，愈拍愈起劲，眼底滚动着满足和甜蜜。去秆，扬尘，簸壳。箩筐、簸箕、竹篮，堆现清一色的黄，润亮的黄，在秋阳下闪着光芒。

夜深，母亲又在灯下挑沙粒、选豆子。鲜亮的黄豆在地厚实布满老茧的手中，似一颗颗晶莹的珍珠。个大粒圆色儿正的，抓小布袋里，留了种。实成饱满的，秋后晒豆豉，炒黄豆，炸豆巴，自制成菜和零食解馋。剩下的，混着青眼、半拉、豆糝子，装坛，留着过年过节做豆腐，或祭祀或来客时换豆腐。冬闲时分，母亲还会霉豆腐乳，熏豆腐干。

“买豆腐啦！换豆腐啦……”村里的豆腐挑子隔三差五在院子转悠，晃荡。豆腐师傅摆下担子，故意掀起棉布盖，露出嫩滑的拎豆腐，方方正正，油油亮亮的，冒着热气，透着清香，瞬间聚拢了我们的视线，包裹着我们的味蕾。我们央求着大人们换豆腐，虽说不是每次都能如愿，但大人们经不住软缠硬磨，一个把月内还是会偶尔换上一两回，当作给我们打牙祭。换回来的，还没煮，母亲就先捏掰个小角，塞到我嘴里。那时，我和哥相约着，一有空隙就到收割后的地里捡豆子，等攒够一定数量后，也背着大人偷偷换上一小块。

有一年春夏，母亲病了，她来不及给地里种上各种庄稼，便让我们父子全撒下黄豆。母亲说，种黄豆不费事儿，不用浇水、松土，更不需追肥，撒下后，黄豆自己就能随风生长。

那年金秋，地里的黄豆一块连一块，一坡接一坡，豆荚儿层层叠叠，密密匝匝，一片金黄。

诗人荐诗
湘桂诗林

衡阳日报
掌上衡阳
读诗
秋一个人 公众号
联动栏目



“掌上衡阳”端口



“我一个人读诗”端口

星星

■索德格朗

当夜色降临

我站在台阶上倾听；
星星蜂拥在花园里
而我站在黑暗中。
听，一颗星星落地作响！
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，
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。

（北岛 译）

聂泓荐诗：

绝望是一道隐形的悬崖，在平地也如踉万仞。星星，这梦一般美好的象征之物，在这首诗里却成了破碎的玻璃。诗人究竟背负着怎样的人世之苦，历经了怎样的生活之痛？才使得夜空像倒悬的地狱，花园像塌陷的坟墓，星星像破碎的玻璃……

夜色、花园和星星构成了这首诗的一个小场景，却几乎能容纳诗人一生的遭遇、悲伤、绝望和忧郁。星星是这首诗中的一个中心意象，意象简洁，却有其复杂的象征意义。它既是诗人生存现状的描写，也是诗人对其生命短暂的一种预见，甚至是一种祈求。

索德格朗，芬兰著名瑞典语女诗人。1892 年生于圣彼得堡。诗人的一生，只有少许的童年的温暖，接下来的岁月几乎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中，战争使她家一落千丈，一贫如洗。15岁丧父，16岁患上父亲传给 的肺结核，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。诗人一生被贫穷和病魔纠缠，一次体面的恋爱也没有过，就连一段隐晦的恋情，也是那么短暂，她爱上的男医生只给了她短短几年的温暖就去世了。从此，诗人再也没有恋过爱，抱着贫病交加的身体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独自走在诗歌路上……

贫穷和病痛并不是诗人唯一的痛苦，诗人起初用德语写诗，却不是德国人，出生于圣彼得堡却不是俄罗斯人，诗人用瑞典语写作也不是瑞典人，诗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芬兰人，一直在找不到归属中流浪。诗人在短暂的一生中，写下了许多的优秀诗篇，在当时却不被认可，反而遭到嘲弄和打击。好像只有一个女评论家看好和认可她的才华。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坚守自己的梦想与追求，能不冷吗？这样的生命能坚持多久？诗人 31 岁时，用尽悲伤，离开人世。

在探寻诗歌艺术的路上，法国象征主义、德国表现主义、俄国未来主义对她都有过影响，在诗作中也可以找到其影子。但她的诗还是有其自身特有的风格和气质，简洁，清新，用象用意贴切，诗句明澈、流畅。即使写伤感的诗，也极富美感。

诗人死后，声名鹊起。她被誉为瑞典语文学和芬兰文学最杰出的探索者之一，是北欧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，也是最受赞赏的一个。比起原来比她有名的诗人都要好。她的诗歌在芬兰，在瑞典，首首是家喻户晓。然而，诗人对这些赞誉一无所知，她是只做了自己想做的一切。

人，有所追求真的不容易。我只想说，写诗的和 不写诗的，一定要好好相待。心存善念，睦邻友好，愿人世多一份支持与理解，愿天下安宁，愿人心的春天永不凋谢！